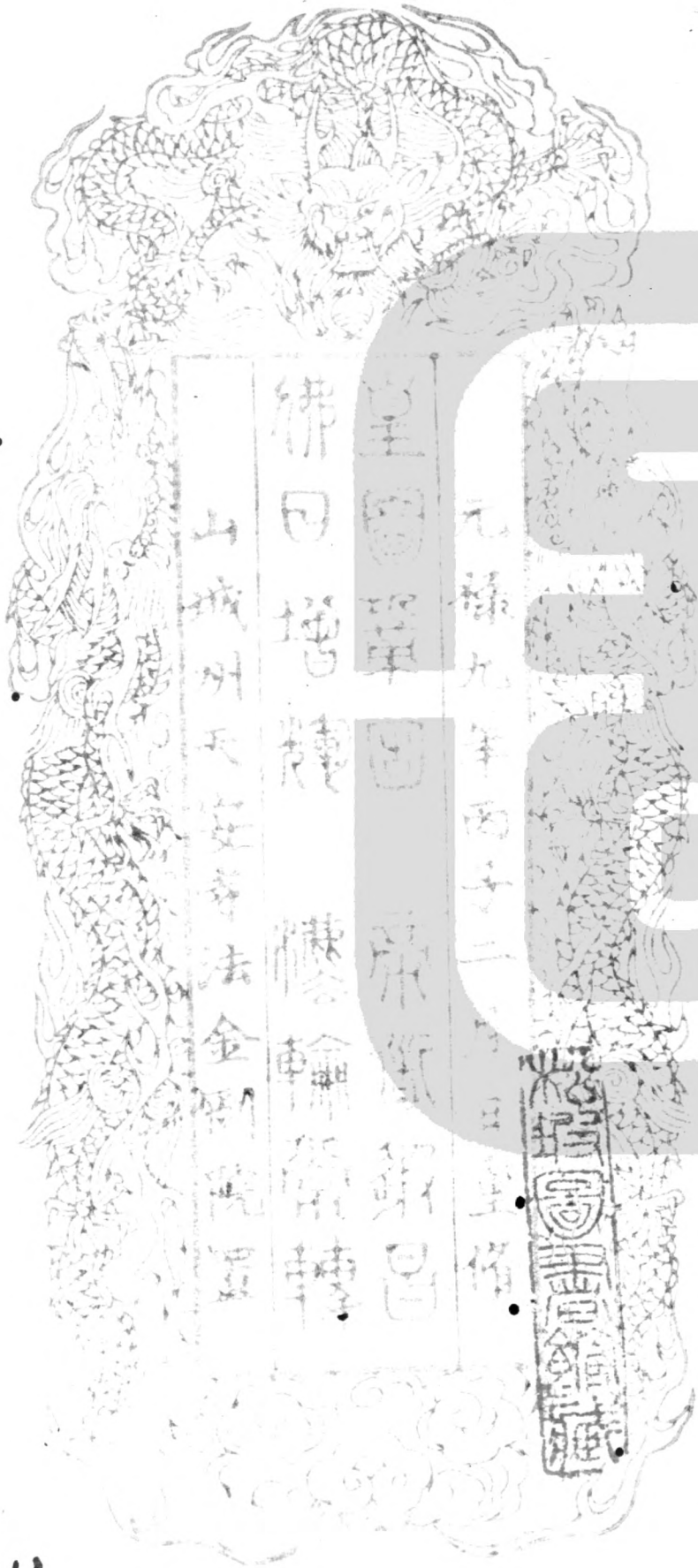


有部毗奈耶

第四十八

三百九
詠八

49953



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詠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五



時諸賚人聞是語已咸皆大怖無計所出至十五日褒灑陀時皆向城北詣天馬所時彼天馬從大海出於海岸邊食自然香稻是時

有一無智賚人不記前言見馬王已作如是

語君等知不此是婆羅訶天馬王食

我等宜應就禮其足白言我向彼岸歸贍部

洲時彼賚主告諸人曰我於鐵城受彼言告

事不如是乃至馬王未語已來無宜逼近要

待馬王飽食香稻身體充悅舉首四顧三說

是言誰向彼岸歸贍部洲聞是語時方至馬
所求度大海時馬食訖四顧三告諸人聞已
就禮其足合掌恭敬作如是語我等求向彼
岸還贍部洲時彼馬王告諸人曰汝等若欲
安度大海歸贍部洲者當依我教諦受思惟
若不依者無由越度彼羅刹女必化作美容
倍勝常日將諸男女來相誘誑作如是語我
依汝活爲作歸依今棄我去欲何所適如上
所陳宅舍珍寶咸皆具說若不住者汝之男
女自可持將汝等若聞如是告時生顧戀心
作妻子想愛彼珍寶及諸園觀情生願樂欲
到還者縱昇我背必當墮落猶如熟果不住

其枝時彼諸女復羅刹像皆競取食皮肉筋
骨腸胃血髓髮毛爪齒皆盡無餘廣說如前
乃至滴血在地悉皆取食若其汝等遵奉我
教不起如是愛戀心者持我一毛亦不墮落
能超大海至瞻部洲時彼馬王於諸賁人善
教語已即便低身今彼附近或持駿尾及以
身毛隨情執捉時彼天馬踊身虛空望瞻部
洲騰驤雲路爾時恐畏幡動羅刹見恠作如
是念今此幡動豈非瞻部洲人棄我逃逝徧
觀房舍不見有人即皆變形作美女像持諸
男女咸至大海求覓賁人既遙見已隨後啼
泣告言賢首何意踈我并諸男女棄捨而去

君等若並馱背我者汝之稚子各並攜將時
諸賫人聞是語已各生顧戀於彼宅舍及以
園池并諸珍寶起愛念時於天馬上身皆墮
落猶如熟果不住其枝時羅刹女隨取食之
如馬王所說惟賫主一人心無顧戀憑附天
馬得出海岸安隱無礙達贍部洲

今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觀此諸人由生
愛戀不順教故悉皆墜墮當知汝等若於自
身作如是念眼即是我我有於眼乃至耳鼻
舌身意亦復如是又念色即是我我有於色
乃至聲香味觸法又念地界是我我有於地
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又念色蘊是

我我有色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汝等苾芻
若起如是我我所想於自於他情生耽著棄
背正教欣樂邪道便當墮落生死海中受諸
苦惱無有出期譬如無智賁人棄天馬教愛
羅刹女墮大海中汝諸苾芻若於自身不作
是念眼即是我我有於眼乃至耳鼻舌身意
色即是我我有於色乃至聲香味觸法地界
是我我有於地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
界色蘊是我我有色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汝等苾芻若能不作如是我我所想於自於
他情無耽著受行正教棄背邪道即不墮落
生死海中安隱快樂趣涅槃城譬如智賁

主受天馬教棄羅刹女能出大海至贍部洲
尔時世尊說伽他曰

諸有無智人 不信於佛教 當受輪迴苦

如愛羅刹女 若有智慧人 遵奉於佛教

當出生死海 如隨天馬言

尔時世尊告諸苾芻彼諸賁人不能奉持天

馬教故於大海中悉皆墮落被羅刹女之所

噉食惟賁主師子胤受天馬教堅心專一安

隱能得出於大海至贍部洲時師子胤妻大

羅刹女不尋其夫住在城內諸羅刹女俱來

告曰如我等輩尋覓逆夫持以歸還俱共噉

食汝夫主去竟不遠求准此情狀遣還贍部

若即尋覓獲得者善若不得者我當食汝不
應致恨彼既聞已極生憂怖告諸羅刹女曰
汝等固執苦令覓者我今宜往贍部洲內擒
捉將來衆羅刹女曰斯爲甚善時賁主婦即
自騰虛超越大海屈伸臂頃至贍部洲化作
可畏藥叉之像猛害倍常在師子胤前當路
而住時師子胤覩藥叉像即拔利劍欲斬藥
叉彼便驚走避道而住如是展轉不相捨離
遂於中路逢遇賁旅彼之賁主與師子胤是
舊知識情懷莫逆歡讌言離時彼羅刹化爲
美女并攜稚子具妙莊嚴便詣中國賁主之
前禮彼足已作如是白我是赤銅洲國王之

女父母媾我與師子胤實主為妻攜我母子
歸贍部洲於大海內遇摩竭魚觸破船舶所
有珍寶散失無遺以我為不祥遂便見棄我
之幸會今得相逢唯願將母子就彼申謝彼
即告言我當送去時彼實主見此婦人慇懃
懇惻為往師子胤處告言知識汝之妻室儀
容可愛復是王女如此儔疋舉世難求既無
大慙不應輒棄宜應收采與彼同居時師子
胤告曰彼非王女是赤銅洲暴惡羅刹衆中
之大食人血肉非我妻也實主荅曰若如是
者何緣至此時師子胤具告因緣實主聞已
默然無語即以路糧并諸雜物贈已而去時

師子胤漸漸歸還至于本舍時羅刹女亦隨其後并攜小童至師子胤宅徙倚門側在一邊住時彼衆人見其兒子共相告曰仁等當知今此童兒觀其貌狀是師子胤兒子不虛羅刹報曰君等鑒貌知是非虛宿緣薄福被父所棄告言姊妹從何處來汝是誰婦羅刹告曰我是赤銅洲國王之女父母媿我與師子胤實主爲妻攜我母子歸贍部洲於大海內遇摩竭魚觸破船舶所有珍寶散失無遺以我爲不祥遂便見棄流離辛苦得達於此幸願諸君將我及子就實主處而申懺謝時彼諸人詣實主父母處以事陳告于時父母

語師子胤曰彼是王女宗族尊高隨汝遠來
深可悲歎并攜稚子益用傷懷汝可愍之無
宜見棄違心之事仁者不爲時師子胤稽首
三拜白父母曰彼非王女是惡羅刹於赤銅
洲縱大暴虐漂泊賣旅皆取食之我輩諸人
並皆食盡我有餘福得奉尊顏父母告曰一
切女人皆是羅刹何故尔婦獨與惡名宜應
收納召入居室重白父母曰我知非人不堪
共住尊必愛念隨意納之我向他家別求居
止親曰我爲汝故喚入家庭汝苦見嫌於我
何用宜隨汝意令彼母子逐緣自活即遣使
者驅之使去時彼母子旣被擯斥便詣王門

諸臣揔集嗟其美麗即便俱入白大王言門
有女人儀容罕正忽然至此靡識所由王言
引入我自親問臣即召進王見女人姿容絕
代美貌無雙便起深心極生愛著告言善來
美女從何所來因何至此女便誓首白大王
言我本住在大海南岸赤銅洲所是國王女
其師子胤因風漂蕩舟楫無遺與諸賈人漂
至我國父母娉我與彼為妻為立新舍多賜
珍寶經歷歲時誕生幼稚攜我母子遠度滄
溟遇摩竭魚破其船舶遭大辛苦達瞻部洲
以我為不祥便生棄擲今歸本宅復不相容
無處存生故來啓白唯願大王恩慈動殖喚

實主來爲我申謝王聞語已起悲愍心告言
勿憂宜可寬意即遣使者喚實主來師子胤
至致敬王已在一面立王告師子胤曰此是
王女娉汝爲妻旣生子息相隨至此因何非
理輒爲擯斥設令有過亦可相容時師子胤
進啓大王此非赤銅洲大王之女是惡羅刹
殘害生靈具以海洲所經之事委悉陳述我
之同侶捩皆食盡惟我得存此羅刹女尚不
相放飛騰大海變作美容玉孰察之宜遠驅
逐勿令縱暴王曰一切女人皆是羅刹何但
此女獨見相嫌必汝不愛宜當與我白言大
王我聞孝竭於家忠盡於國恐延大禍事在

非輕大王有心生愛念者我不敢進亦不敢止必有禍生非臣之過

余時世尊告諸苾芻曰當知女人於諸男子是繫縛處是沉溺處貪染容色不信忠言不思其禍汝等應知時師子頂王心生愛著即令此女進入後宮時師子胤知王意正進諫無路遂在殿前告諸輔相曰諸君當知王愛羅刹將入後宮必延大禍知非我過說是語已掩泣而出

其王後時於羅刹女深生愛念倍異常流觥滌荒迷不思國政時羅刹女縱諸妖媚搃攝王宮令無自在便於夜半凌虛而還往赤銅

洲羅刹女所諸女見來俱生慶喜問言商主
今在何處告諸女曰姊妹汝何念彼一商主
乎我別汝等至贍部洲到師子劫城師子頂
王所彼遂納我令入後宮冊我爲后我縱妖
媚使城中人皆無自在王不理政心醉荒迷
汝等可共俱行詣彼城所隨情噉食任意持
歸諸羅刹女聞是告已歡喜踊躍飛騰虛空
即於其夜至師子劫食噉城內所有人物至
天曉已城門不開於王宮上見諸雕鷲食人
肉者飛滿空中輔國大臣俱集門所佇立經
久待門不開各共高聲徧告城邑天明已久
王門不開於內宮上多食人鳥飛騰亂下口

銜骨肉人並驚惶圖計無所時師子窟聞斯
告已便拔利劍趨走城門告諸人曰君等何
議我於先時已相告白王納羅刹定招其禍
今城門不開滿空飛鳥觀此相貌禍延王室
諸臣曰其計何圖賈主曰宜置高梯上城瞻
察既安梯已賈主乃拔利劍上城隅遙望宮
中見死尸狼藉即便跳下誦神呪摩利劍擊
彼五百羅刹四散馳走或持人手或有擎足
或持頭腹飛騰而去城外諸人悉皆遙見于
時賈主大開城門諸人競入共覩荒殘輔相
大臣號叫城邑共諸人衆灑淚宮中各並歸
家荒迷無次後於他日摠集諸人共相議曰

國主大王自貽伊咎納羅刹女不受忠言今
並滅亡君等欲爲何計第一大臣告諸人曰
先王已死復靡儲君寶位既虛百姓無主無
君不立今當冊誰次臣告曰爲國主者有智
有勇方昇鼎位諸人告曰賁主師子胤與五
百人入海取寶餘人皆被羅刹所害惟獨一
身得歸鄉國被羅刹女尋至本城不受其媚
王納此女固詞直諫不受忠言荒淫失道以
取亡滅賁主拔劍獨入城中爲我國人屏除
群禍此則大勇大智餘莫過也大臣議曰誠
如所言宜令彼人以為君主即便共至賁主
之處同心請曰賁主知不大王已死復無儲

君國祚空虛不可無主國人今欲奉冊爲王
垂哀爲受是時賁主告諸人曰我是賁人經
求活命寧堪重位爲國主耶可覓餘人以當
賁位衆復請曰餘無堪者幸願慈悲受衆人
請時彼賁主如是固辭國人再三頻求頂禮
介時賁主旣辭不獲免告衆人曰我實不材
無心當此隨衆人意共立盟言我爲王後所
有教令無違逆者我當受冊衆人稽首謝已
咸曰奉行其大臣等即便灑掃城隍莊嚴殿
宇以妙香水灌頂稱王萬機之務一朝權執
王乃念曰我昔賁人入海取寶同行之輩爲
羅刹所食我時無力除彼怨害今爲國主所

欲隨情屏除羅刹滿我宿願即便下令廣召
呪師能役使鬼神者遠近咸集更持明呪靈
驗肅成復簡兵旗令習弓矢命大臣曰卿等
知不我有宿讎在大海外欲往除殄多須舟
楫宜可營辦不久將行是時諸臣多造船楫
十日揆時嚴整四兵至大海口遇風陞船欲
達南岸時羅刹城內凶幡飄動諸女見已共
相謂曰姊妹當知今凶幡動必有贍部洲人
念昔怨惡情懷酷暴來誅我等宜往海濱觀
其所作揔命徒侶俱臨海岸見諸船舶盖海
而來各並驚惶欲爲拒戰其時師子胤王揔
命維舟四兵俱下奮臂大呼與羅刹共戰乃

縱神呪冥縛羅刹鋒矢旣交殺戮過半明呪
力故走叛無由所有餘殘請命求救王乃告
曰共立要盟方存汝命汝從今後移向餘處
不得重來更爲殘戮若隨教者得存餘命諸
羅刹女稽首拜曰我等昔來廣興暴惡從今
已往奉遵言教遷移遠去不敢傷殘時羅刹
女拜辭王已遠適餘方時師子胤王平除舊
城破鐵城獄重開疆宇建立新城召募諸人
住斯寶渚廣收珠玉還贍部洲彼國因王以
爲其号名師子洲
尔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師
子胤王者即我身是彼師子頂王者即老叟

苾芻是彼羅刹女者即無比是往時師子頂
由愛羅刹女故遂至命終今貪無比還致身
死汝諸苾芻我於往時已曾捨棄彼羅刹女
豈於今日遂彼求心是故汝等當善思惟知
諸女人是沉溺境作不淨想深生厭離於我
教誠專心奉持時諸苾芻及餘大衆聞佛說
已歡喜奉行禮佛而去
介時無憂婆羅門將無比女往憍閃毗娑與
鄔陁延王時王便置無比於妙華樓給五百
侍女日與五百金錢廣說乃至王授無憂為
輔國大臣時有二人來至王所樂為奉事一
人能說喜事一人能說憂事曾於一時王與

二夫人一處同坐鄔陀延王唵紺容夫人云
南無佛陀願王長命無病無比夫人云南無
大天願王具壽無病是時無比情懷嫉妬便
白王言紺容食大王食而思佛陀王聞語已
默然無對又於他日數於王處搆扇讒言王
作番次就二夫人處而受飲食次至紺容時
無比夫人密作是計令捕鳥者將活鳥而進
於王王曰我於今日誰處食耶無比荅曰次
至紺容王曰可持此鳥今充食用紺容見活
不肯受之捕人還送王見恠言何不烹宰王
復尋思由彼念善情存護命無比白言若爲
佛及僧彼便殺鳥以充供養王曰可報紺容

爲佛辦食無比即便教捕人曰汝可殺鳥授
與夫人即殺將付紺容見死受以充廚捕人
還報夫人已受王便大瞋爲我不受爲餘便
殺王持弓箭往射紺容夫人遙見即入慈定
王所射箭中路而墮迴鏃向王王使更射夫
人白言王勿自害王曰何意如是夫人曰我
證不還復無慙過王興惡意必招重罪王問
知實便就禮敬懺謝前非情厚夫人作姊妹
想從茲已後但有新穀新果必先見授日日
常自問其安不
時王邊境有城反叛王親領兵自往征伐遂
勅大臣無憂留守都邑其二夫人掌率宮內

王曰汝之二人勿相嫉妬晨昏靡怠守護宮
闈夫人曰善是時無比每勸其父今害紺容
無憂遂即作殺方便時紺容夫人夜讀佛經
復須抄寫告大臣曰樺皮貝葉筆墨燈明此
要所須便宜多進入大臣依教奉進於樺皮
內密安火炭置在宮門夜被風吹火便大發
光徹樓上城人咸至悉皆持水共救火災時
無憂大臣便拔利劍遮不令進告諸人曰汝
等豈欲劫內宮耶諸人遂散時紺容夫人與
五百嫔女俱阱樓閣告諸女曰我與汝等自
業所招卒難逃避說伽他曰
我於城隙處 遙望見世尊
依教具修行

已獲真實諦

諸女皆悉投身火聚猶若飛蛾同時命殞曲
脊侍女從水竇出得免火災無憂大臣至天
曉已收諸女骨棄在尸林苾芻入城為行乞
食見斯事已還白世尊佛因廣說如增五經
乃至世尊將諸苾芻往尸林處觀五百諸女
所有殘骸告諸苾芻說伽他曰

世間癡所縛

惡事將為善

貪愛繫愚人

常居黑闇獄

不善將為善

觀察盡空無

當起厭離心

勿生於染著

尔時國人及留守臣見紺容死計無所出遂
喚能說憂事人曰汝比受王祿今正是時往

白大王云紺容夫人赴火而死廣說乃至其人即共大臣等議可畫一幀作紺容夫人所爲因緣投火死狀并與象馬各數滿五百童男童女亦各五百真金一億別嚴四兵如是辦已我當爲去大臣即皆爲辦其說憂事人領斯兵衆詣王營所去營不遠遣使持書白鄔陔延王曰我是某國大王唯有一子被死將去我今求死來至此國欲以象馬乃至金寶將贖子命若允者善若不得者我當共戰願王助我時王啓封讀書而笑遣使往喚外國王來奉命尋至申問評已問言知識比曾見有被死將去求索得耶荅曰若被死將去

求不得者可開此幘善爲觀察王遂開看告
曰豈可紺容被火燒死耶荅言已死願王寬
其罪勿責於我恐王憂惱設此權謀說伽他曰
我不是王非子死 我是王臣食王祿

有非愛事白王知

唯願恩寬恕其罪

時王聞已遂即旋軍還憍閃毗國勅法官曰
可執無憂身塗紫礦置熱陶內斷其命根又
以無比頭髮繫不調馬足踐踏之令死時法
官大臣遂殺無憂以無比夫人置地牢內王
經七日不見無比極懷憂悴王問無比今何
所在大臣曰王勅令死王曰紺容已被火燒
無比今復身死卿等意欲令我出家諸臣皆

默然無對臣知王念遂出無比將以見王王
時大悅具問其故嗟歎希奇王有疑心遂往
問佛廣說乃至請出尊曰何因緣故紺容獲
得不還道果以五百嫫女而爲侍從俱悉同
時被火燒死唯曲脊女一人得活幸願出尊
爲說本緣佛言大王當知乃往古昔婆羅痾
斯國有王名梵摩達多其王最大夫人曾於
一時與五百嫫女遊觀華園入芳池浴旣出
池已時寒求火去此不遠有獨覺聖者造一
草庵在中住止時彼夫人命一使女汝可以
火燒彼草庵女遂往彼見出家者住草庵中
不忍放火夫人即便自往放火諸女見已悉

共歡笑俱言好火聖者見已心生悲愍便從
火內飛騰太虛現大神通翼拔其苦諸女見
已遙請下來求哀懺謝爲設飲食以申供養
各爲發願尔時夫人者即紺容是彼侍女者
即五百內人是由彼業力雖復紺容得聖道
果然於五百生中及五百侍女被火燒死彼
使女者即曲脊女是由不肯燒故常得免難
善惡報應大王當知王又請問以何因緣其
曲脊女受曲脊報所聽受經一聞領悟而身
居賤位佛告大王昔婆羅痲斯有一長者名
曰善續尔時長者遂請五百獨覺聖人就舍
而食時此衆中有一獨覺身患風疾食時序

顛其鉢欲墮時善續長者有一小女見彼手
顛便脫臂玃用支其鉢見不動已即便發願
猶如此鉢不復動搖我於來世所聽妙法心
無動搖領悟不忘復一聖人身患曲脊便於
他日食時不見女問父曰有一聖者何不來
食父曰聖者何狀女便戲心曲脊學聖者形
如此聖人衆中不見又復常喚親感為婢大
王當知由奉鉢支發願力故今得聞持聰明
領悟由作輕心學聖人故今得曲脊報由昔
喚人為婢故常居賤類王復請佛何因無比
於七日中居地牢內不得飲食而容貌不變
佛告大王於過去世有婆羅門女與刹帝利

女共爲知友其刹帝利女有信敬心每施慈
芻隨時飲食後時婆羅門女命刹帝利女就
舍而食旣至舍已有獨覺者爲乞食故來至
其家刹帝利女報婆羅門女曰與聖者食女
言我不能與報曰若不施者我自還家奉施
其食時婆羅門女隨知友情持食施與刹帝
利女見施食已教其發願即發願曰願我此
福今生後生莫受勝報遭厄難時勿受飢苦
由彼願力今不受飢顏容不變後於異時妙
音長者供養佛僧有一使女常令供給此女
遇疾因即身亡臨命終時便發是願我比役
力供佛及僧所有福緣捨此身已當於妙音

長者最大夫人託娠受生顏貌姝美與妙容
相似鄔陀延王納我為后作是願已即便命
終託娠夫人時經九月初誕之際室滿光明
因名吉祥慧憶前生事年漸長大宿殖信心
具壽阿難陀次行乞食遇至其舍時吉祥女
頂禮足已白言聖者願持我語敬禮世尊并
諸聖衆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時阿
難陀還住處已持吉祥慧語為禮世尊及諸
大衆申問評已佛告阿難陀汝識彼吉祥慧
不白言不識佛言彼是妙音園中供養使女
由供養僧發願力故還生妙音長者家廣說
乃至旣長成已於高樓上望鄔陀延王王遙

見之謂是無比遂召長者問曰何故宅內久
藏無比荅曰不是王不信語重問是誰荅曰
是我之女王曰隨其是非當娉與我遂具盛
禮迎娶後宮與五百嫁女以爲給侍時吉祥
慧欲見世尊及苾芻衆便白王知王隨其意
即辦供養請佛僧衆欲於七日受食宮中王
自親往既至佛所具威儀已白佛言世尊吉
祥慧請佛及僧宮中受食佛默然受王禮而
去還報夫人令辦種種上妙美食往白時至
世尊不去令舍利子與衆俱行既至王門不
敢輒入王命令進舍利子作是念世尊制戒
不許輒入宮門今得王教復不許違佛以此

緣或容開許即入宮內安置坐定時吉祥慧
夫人及王自手持奉上妙飲食食已聽法即
於座上夫人獲預流果經七日已僧衆辭去
諸苾芻既至佛所禮佛足已述如上事佛告
舍利子善哉我未開許汝已知時汝等當知
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苾芻重制學苑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明相未出刹帝利灌頂王未藏寶
及寶類若入過宮門闡者除餘緣故波逸底
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明相未出
者謂天未曉有三種相王及寶等並如前說

宮門闔者有三種別謂城門王門宮門過者
謂足越也除餘緣故者除得勝法如舍利子
等釋罪如上此中犯者其事云何苾芻未曉
未曉想及疑越城門者得惡作曉未曉想疑
亦得惡作王門亦尔若越宮門想疑本罪次
二句惡作次二句無犯若王三妃及太子太
臣喚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
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詠

駿尾

紅上子反

騰腰

相下音平

擯斤

音尺上音

舟

音下

音下

接

動殖

力下常反

跳條

音

麾

許為反

儲君

上音

鼎位

音上

頂禡音例國祚下友肅成上音揆音奮音要

盟二字音邀明字音疆宇上音渚音噫音其宰上音躬音

射鏃祖族宮闈下音樺皮上音城隙下音紫礦下音

隙于敏殞反于水竇下音一幘下音紫礦下音

孟反陶內上音手顛下音訊音訊音城隙下音紫礦下音



